



鲁迅散文精选

生命的路

鲁迅

著

前途很远也很暗，
然而不要怕，
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命的路：鲁迅散杂文精选 / 鲁迅著 .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5594-1412-0

I. ①生…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散文—散文集
IV. ① I2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0324 号

书 名 生命的路：鲁迅散杂文精选

著 者 鲁 迅

产 品 经 理 阿 芒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华景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10-83638551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32 千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412-0

定 价 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喜
子

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

谨忆周树人君

藤野严九郎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但我可以确定我从爱知医学专门学校转职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末的事。在那之后两年或三年，周树人君是第一个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是留学生，不需要参加入学考试，周树人君和一百人左右的新入校生以及三十多人的留级生一起听课。

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当时我主讲人体解剖学，周君上课时虽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可是从他入学时还不能充分地听、说日语的情况来看，学习上大概很吃力。

于是我讲完课后就留下来，看看周君的笔记，把周君漏记、记错的地方添改过来。如果是在东京，周君大概会有很多留学生同胞，可是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

如果留下来当时的记录的话，就会知道周君的成绩，可惜现在什么记录也没留下来。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

学生。

那时我在仙台的空岨街买了房子，周君虽然也到我家里来玩过，但已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了。如果过世的妻子还在世的话，或许还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前年，我的长子藤野达也在福井中学时，主讲汉文的管先生对他说“这本书上写了你父亲的事，你拿去看看。如果真是那么回事，给我们也讲一讲那些事情”。于是长子达也借回了周君写的书让我看，这些作品似乎都是佐藤翻译的。

这以后大概过了半年，管先生来和我会面，也谈到了书中所讲的那些事情。从管先生那里，我知道周君回国之后成了优秀的文学家。管先生去年去世了。听说在姬路师范当老师的前田先生也说过周君的一些事情。让我再回到前面的话题。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像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周君临别时来我家道别，不过我忘记这次最后会面的具体时间了。

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把这张照片赠送给周君的了。

如果是毕业生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拍纪念照，可是一次也没和周君一起照过相。

周君是怎样得到我这张照片的呢？说不定是妻子赠送给他的。周君文中写了我照片的事情，被他一写，我现在也很想看看自己当时的样子。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做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

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周君在小说里或是对他的朋友，都把我称为恩师，如果我能早些读到他的这些作品就好了。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前些天从报纸上得知周君鲁迅去世的消息，让我回忆起上面所说的那些事情。不知周君的家人现在如何生活，周君有没有孩子。

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同时祈祷周君家人健康安泰。

“爸爸、妈妈、弟弟”

内山完造

先生与许广平女士是在上海东横滨路景云里结婚的，海婴也大约是那时候出生的。当时许女士住的应该是北四川路的福民医院。我听说分娩好像有些困难，她阵痛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医生用钳子将海婴取出来的。听说生的是个男孩，先生非常高兴，想来也是如此。他每天去产房探望完夫人后，回家路上都会来我店里坐坐，一边喝茶一边告诉我海婴一天天长大的模样。我至今仍然记得，那时他高兴快活的样子，是之前从未见过的。

不久，夫人母子出院。此后，先生一家每年都会去照一张三人的全家福。可惜我回国的时候，一本相册也没能够带回来，所以现在一张照片都没有。那时先生总是说起海婴的成长，他必定是每天都用他那双慧眼，仔细看着海婴长大的。

然而海婴的身体却弱如蒲柳，婴儿时就常常感冒发烧，需要住院。我看许女士抱孩子的方式与日本母亲稍有不同，她的抱法真像是抱着一块宝。我这么对先生一说，他必定会走向许女士身边陪她。那时他的身影看上去十分温柔，跟独自一人走路时的感觉截然不同。我常跟内人说：“先生还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啊。”不过，有

时他也会皱起眉头，说道：“哎，孩子可真麻烦。”这大约是因为海婴的体质实在是太弱了吧。然而，随着海婴一天天长大，我时不时就会看见先生手上拿着颜色漂亮的赛璐珞玩具回家，而且手上的玩具还不停地变化着。我跟内人说，从先生手上的玩具便可以直接看出海婴的发育状况，我们就这样满怀兴趣地看着小海婴长大。

根据以上事实，我和内人时不时就笑着猜测说，先生夫妇定是十分宠爱孩子的，他们家里一定是海婴最大。

海婴会走路的时候，先生一来我店里，海婴就会一颠一颠地追过来。那时，他妈妈也一定会跟在他身边。我常常看见，海婴东倒西歪地跑动的时候，“妈妈”便会弯着腰，嘴里一边唱着“弟弟慢慢慢慢”，一边小跑跟着他。每次海婴来到店里，都会一边喊着“爸爸、爸爸”，一边去爬最喜欢的梯子。虽然梯子很矮，但是海婴不爬到最上头决不罢休。“妈妈”总说“危险危险”，海婴就回道“没有、没有”或是“不、不”，怎么也要爬到最上面。然后他会向后仰着头，喊着“爸爸、爸爸”，十分兴奋。那时，先生必定会说“真是难办”，一副幸福的烦恼样。玩了一会儿后，海婴便会说“妈妈回去，爸爸一同去”，说罢一只手牵着妈妈，另一只手紧紧地牵着弯下腰去的先生，先生虽是说着“真是难办啊，难办”，却让海婴走在两人中间，三个人一起向家里走去。我看着他们的背影，觉得真是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海婴上幼儿园之后的某一天，先生跟我说：“今天海婴对我不想去幼儿园，我问他为什么，他只回答说不想去，弄得我一头雾水。我又是哄又是劝，问了半天，他就指了指自己穿的裤子后边。我一看，里面缝了个日本国旗上的太阳。我把他的裤子脱下来换了之后，他才高高兴兴地去上幼儿园了。”



我觉得先生真是个好父亲，从下面这首诗中便可看出他对孩子的认真：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回忆鲁迅先生

萧红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他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的……”

鲁迅先生生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

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

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做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的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编者注：节选片段）

回忆鲁迅

郁达夫

和鲁迅第一次的见面，不知是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对于时日地点，以及人的姓名之类的记忆力，异常的薄弱，人非要遇见至五六次以上，才能将一个人的名氏和一个人的面貌连合起来，记在心里——但地方却记得是在北平西城的砖塔胡同一间坐南朝北的小四合房子里。因为记得那一天天气很阴沉，所以一定是在我去北平，入北京大学教书的那一年冬天，时间仿佛是在下午的三四点钟。若说起那一年的大事情来，却又有史可稽了，就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那一个冬天。

去看鲁迅，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他住的那一间房子，我却记得很清楚，是在那两座砖塔的东北面，正当胡同正中的地方。一个三四丈宽的小院子，院子里长着三四棵枣树。大门朝北，而住屋——三间上房——却朝正南，是杭州人所说的倒骑龙式的房子。

那时候，鲁迅还在教育部里当佥事，同时也在北京大学里教小说史略。我们谈的话，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只记得谈了些北大的教员中间的闲话，和学生的习气之类。

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

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是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

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很是可爱。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很；散置在桌上。书橱上的书籍，也并不多，但却十分的整洁。桌上没有洋墨水和钢笔，只有一方砚瓦，上面盖着一个红木的盖子。笔筒是没有的，水池却像一个小古董，大约是从头发胡同的小市上买来的无疑。

他送我出门的时候，天色已经晚了，北风吹得很大；门口临别的时候，他不晓说了一句什么笑话，我记得一个人在走向寓舍来的路上，因回忆着他的那一句，满面还带着了笑容。

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在北京的时候，他吸的，总是哈德门牌的拾枝装包。当他在人前吸烟的时候，他总探手进他那件灰布棉袄的袋里去摸出一枝来吸；他似乎不喜欢将烟包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包里抽出一枝，而再将烟巴塞回袋里去。他这脾气，一直到了上海，仍没有改过，不晓是为了怕麻烦的原因呢，抑或为了怕人家看见他所吸的烟，是什么牌。

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爱护他，关心他的健康无微不至的景宋女士（许广平），有一次问我，“周先生平常喜欢喝一点酒，还是给他喝什么酒好？”我当然答以黄酒第一。但景宋女士却说，他喝黄酒时，老要量喝得很